



符·馬納斯德略夫等著

在寧靜的海岸邊

中國青年出版社

書號 750 文學 171

在寧靜的海岸邊

著者 [蘇聯] 符·馬納斯德略夫等

譯者 齊宗頤 賀 饒

編輯者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上海春明印書館等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1/2 插頁1
字數 48,000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號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 1—9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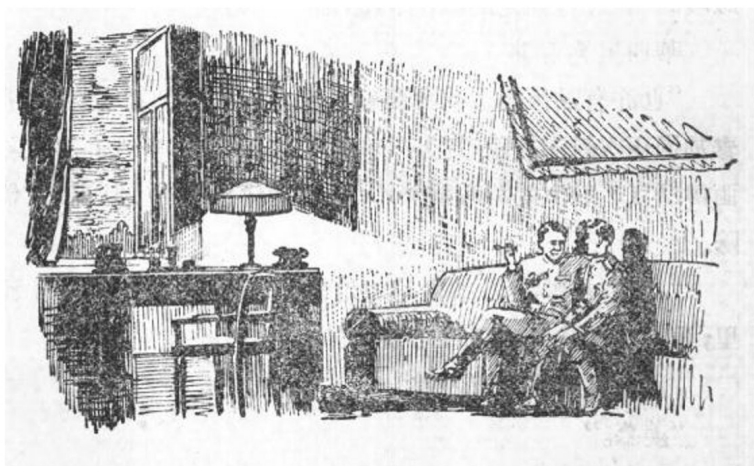
定價(6)二角四分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驚險小說，共包括“在寧靜的海岸邊”和“虎王號”坦克的秘密”兩個短篇。在第一篇小說裏，描寫了蘇聯某處海岸邊一場無形的戰鬥。有那樣一個地方：海浪輕輕地拍擊着海灘，海風徐徐地吹拂着人們，誰也說這是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地方。可是在一天晚上，忽然發現半山間有神秘的燈光；有一對夫婦在同一天晚上被人無故殺害；夜歸的戰士突然被暴徒襲擊……這一切都證明隱蔽的敵人在瘋狂地活動着。蘇聯保衛機關人員在人民羣衆的協助下，根據兩個香煙頭和腳印的綫索，經過嚴密的偵查，終於破獲一個在夜間利用信號燈指示匪特登陸的特務和一批萬惡的匪特。在第二篇小說裏，描寫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在德國統帥部的秘密檔案裏，發現了關於特種硬鋼及試製坦克的綫索，於是交給他們的特務一項任務，要他們弄到這種裝甲鋼的樣品。但是在蘇軍偵察兵縝密的偵察後，經過了許多曲折，終於將潛入蘇聯境內偷取特種鋼的特務捕獲。

目 次

在寧靜的海岸邊	符·馬納斯德略夫	1
“虎王號”坦克的祕密	尼古拉·托曼	42



在寧靜的海岸邊

符·馬赫斯德略夫

—

檯燈的光柔和地照亮着一間寬敞的書房。契皮索夫兄弟倆在低靠背大沙發上坐着。年長的華西里穿着一身全開胸式的軍服，肩上戴着少校肩章，年青的彼得穿着一身半開胸式的軍服，肩上戴着中尉肩章。華西里嘴裏咬着一隻黑色的短煙斗。他每次吐出來的煙，足可以構成一層小小的煙幕。

“你知道你像誰？”彼得突然問道。

“像誰？”哥哥頭也不回地反問道。

“像個飽經風浪的老海員。就像航海小說中描寫的那樣：

• 1 •

嚴峻的船長，古銅色的臉，嘴裏咬着一個舊煙斗。”

華西里笑着說：

“也許有點像吧。我曾經航過海，”他沉在煙霧中說。“我參加過兩次航海登陸戰鬥，一次在凱爾欽斯基，一次在諾伏羅西伊斯克。航海的路程雖然不遠，這個你也知道，但却很驚險。”

“是啊，很驚險，”彼得幻想地自言自語道。“你啊，華西里，生得真是時候，哪兒都去過。”

“你羨慕嗎？”少校問道。

“羨慕。”

華西里走到弟弟身旁，摟着他的肩膀。兄弟倆的相貌很相像，只是弟弟的兩肩稍窄，較單薄，而且頸脖也還沒有失去少年的鮮潤和豐滿罷了。

“用不着羨慕，你將來也會有這樣的機會的。再說，”華西里瞧着弟弟的眼睛說道，“你要記住，戰士在和平時期就像在戰爭中一樣。”

“你說的是什麼樣的戰爭啊！”彼得從沙發中躍起身來，把哥哥拉到窗前。“你瞧：大地上滿是和平和安靜的氣象。只有那些愛侶才睡不着覺吶。”

從少校的住宅的窗子望出去，可以看到沉睡的大海，明亮的月光在海面上盪漾着，月影掩映着公園一角的木蘭花。向右边望去：籠罩在墨綠色中的陡峭的山坡上，許多療養院的房屋閃着一片白光。

“療養聖地，”少校張開着兩手說道，“這幅景像真是富有

田園風味。可是戰爭也就在這裏。我們不能被安靜的環境所蒙蔽啊，小彼得，除了那些愛侶以外，世界上還有別的一些人，不能睡也不能躺下……”

桌上的電話鈴響了。少校拿起聽筒。聽着聽着他的淡黃色的眉毛就慢慢地皺到鼻梁上去了。

“馬上就去，”他說道，擱下了聽筒。

“什麼事？”彼得問道。

“半小時以前，軍官食堂的女招待員克列賓娜被殺死了，”華西里乾巴巴地答道。“屍體是在到林場去的道路上，離軍營八百公尺的地方被發現的。”

“食堂女招待員？”彼得驚叫道。“就是那個額上有着一縷淡黃色頭髮的女人嗎？”

“是的，就是她。”

“誰把她殺死的呢？”彼得的眼睛裏帶着疑惑和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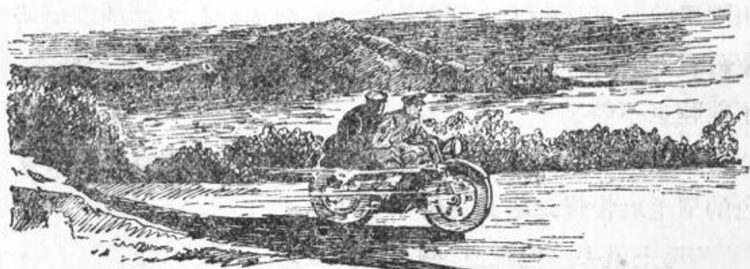
“兇手目前還沒有找到，”少校仍如剛才那樣乾巴巴地回答道。“嗯，你大概應該睡覺了吧，時候已經很晚了，”他看了看手錶，“十一點二十二分。我到那裏去。”

“請允許我同你一道去，”彼得請求道，“要是不妨礙……”

“那好，我們走吧，”華西里答應了。“你告訴一聲華琳倩娜，說找我去有事，我們一道走了，我現在就去把摩托車推出來。”

華琳倩娜是華西里的妻子的名字。

幾分鐘以後，兄弟倆已奔馳在通向軍營的窄窄的瀝青公路上了。月亮是那樣的明亮，所以少校也就沒有把車燈打開。



彼得坐在後面，緊緊地抓着扶手。彼得的腦海裏百感交集，他沒法子集中思想，眼睛前面一直映現着克列賓娜的臉龐，那張圓圓的、微笑着的女人的臉龐，一頭栗褐色的頭髮和那一縷淡黃色頭髮……

二

在出事地點，有一個臂上戴着值班員臂章的大尉前來迎接少校。在場的還有兩個村民警局來的人，一個是中尉，另一個是准尉。少校與他們招呼過以後，就走向用防雨布遮蓋着的屍體。

“誰發現她的？”他看了一遍後，站起身來問道。

一個中士和一個戰士從路邊的灌木叢旁走上前來。

“我們發現的，少校同志，”中士說道。

“請說得詳細一點。”

“我們從村子裏回來，走得很快，因為我們的外出證只開到晚上十一點，那時候時間已經快到了。突然我們看到了她，就躺在路邊，腳露在路上，頭在泥地上，頭髮披散在溝裏。我

走過去轉身一看，發現她已經死了。我喊叫了幾聲，也沒有人答應。我就讓沙龍諾夫（他朝那個戰士擺了擺頭）留在這裏，我自己跑到軍營去叫值班員來，告訴他軍官食堂的女招待員被人打死在路旁了。”

“您是立刻打電話給我的嗎？”華西里回身對值班員問道。

“是的，給您打了電話以後，我就到村民警局去同中士一道到這兒來的。”

“您到達這裏的時候，她周圍有沒有人？”少校問中士道。

“沒有，一個人也沒有。”

“您也沒看見什麼人嗎？”華西里問沙龍諾夫。

那個戰士也回答說沒有看見過什麼人。

“你們兩個走近這個地點時有沒有談話？”華西里又提了個問題。

“好像談過，”中士答道。

“真的嗎？”

“談過，”中士肯定地說，“我確實記得談過話的。”

“很好。你們可以走了。”

戰士和中士回軍營去。大尉也跟着走了。民警中尉吹了一聲哨子，從路角駛出來一輛一噸半的載重卡車，上面坐着兩個民警。他們把屍體搬上車廂以後，中尉就坐到駕駛室裏去。

“我以後再到您那裏去，”華西里說道。“我想您在這段時間以內可以到她家裏去一趟，她就住在村裏，她的丈夫在林場裏工作。”

車子沿着彎彎曲曲的道路向上開去，一路上與月亮光競賽着的車燈光照亮着高坡上的灌木叢。

少校按亮了車燈，又一次地仔細察看了發現屍體的地點，隨後又跳到排水溝裏，開始在地上摸索。

“你找什麼？”彼得好奇地問道。

“腳印，我的老弟，找腳印。兇手總不能插翅飛掉的。”

“爲什麼要插翅飛掉呢？他可能沿着公路跑掉啊。”

“不大可能。”

“爲什麼？”

“因爲當時正在路上走着的兵士會看到他，”少校話聲未落就走到灌木叢中去了。幾分鐘以後傳出了他的聲音：

“彼得，快到這裏來！”

中尉跳過排水溝，穿過灌木叢，沿陡坡走到小溪的旁邊。華西里就蹲在那邊地上。

“你看，”他說道，用手電筒向地上照着。在暗紅色的潮濕的泥地上，有一個清晰的花紋膠底靴子的腳印。靴底的釘子和花紋都印得很深。

“這個你怎麼說呢？”少校問道。

“我說，這個人的靴子好像是四十號的，是雙新靴子，後跟上還打着鐵掌，釘着三個……不，兩個釘子，中間那個沒有了……就這麼些……”

“還有呢，”少校笑着說。

“嗯，那你說吶？”

“我說我們該回到路上去了。”

他們兩個向摩托車走去。華西里弄熄了自己的煙斗。

“坐好，”他對弟弟說，“我們到警衛室去，把一些問題弄弄清楚。”

少校在警衛室檢查了一下准假外出登記簿，問起克列賓娜是什麼時候從軍營出去的。

“食堂在九點鐘停止營業，”值班員回答道，“十點鐘的時候克列賓娜已經回家去了。”

“她隨身帶着什麼東西？”

“手提包，女式手提包，”中尉值班員說道，“我記得很清楚，她是怎樣從手提包中把出入證拿出來的。”

“你車子還沒有坐累吧？”少校轉向弟弟說道。彼得搖搖頭。“那我們現在就到村民警局去。”

三

民警中尉戴着帽子坐在桌子後面，他正在寫着什麼。

少校還沒有問他，他便說道：

“我剛從那裏回來。他們住的房子裏共有兩戶人家，那天鄰居整夜不在家。附近房子裏的居民看到她在晚上十點左右回家。屋子裏點着燈，他們肯定說，她的丈夫那時候還在家裏。她什麼時候又出門的，那就知道了。他們屋子裏的燈是在快十一點的時候熄掉的。”

“不更早一些嗎？”少校問道。

“問了好幾個人，”中尉回答道，“全說的一樣：燈是在十一點以前熄的。我們在那屋子裏沒有碰到什麼人。克列賓娜的

丈夫在林場裏當汽車駕駛員。我們打電話到汽車庫，那裏也沒有他，他那天晚上不在那裏。汽車仍停在原地。”

“屋子裏搜查過了沒有？”

“搜查過了。”

“在那裏沒有發現膠皮底的長統靴嗎？”

“沒有，”中尉說道，“沒有靴子，但是找到了死者隨身帶用的手提包。”

“真的麼？”華西里感到了興趣。“那就是說，她晚上出去的時候沒有帶手提包。”

“出去的時候沒有帶，”中尉隨聲說道。

少校站起身來。他與民警中尉告別時提出一個請求：

“要是找着了克列賓娜的丈夫，請一定打電話通知我。”

中尉答應了。

“我們回家去吧，”華西里對弟弟說道。“先吃些東西，回頭再好好地研究研究。”

兄弟倆放好了摩托車，就蹣着脚尖走進華西里的書房。華西里拿了幾塊乳酪夾肉麵包，又打開了一瓶汽水之後，他們就坐到沙發裏。華西里吃完了夾肉麵包，又呷了一口噴着白泡泡的清涼的汽水以後，才開始說道：

“這真叫人摸不着頭腦。讓我們想像一下這是怎麼一回事吧。克列賓娜結束了一天的工作，把進款交給出納處以後，就回家去了。那時候是十點鐘。十點左右別人看見她到了家。然後她又到軍營去。爲什麼她不隨身帶走裏邊放着出入證的手提包呢？故意不帶還是匆忙之中忘了帶呢？她的丈夫能回

答這些問題。只要找到了他，他是會回答的。嗯，這以後又發生了些什麼事呢？在離軍營八百公尺的地方，有個穿着長統靴的男人從背後趕上了她或是迎面遇見了她。迎面遇見她的可能性較大。”

“爲什麼呢？”彼得問道。

“因爲她是在公路邊上被殺死的，而在那個地方的對面，也就是在排水溝的另一邊，地上都是那雙長統靴踩踏過的痕跡，可是她的脚印却一個也沒有。這就是說，兇手是等着她過來的，因爲殺人以後他再在那個地方走來走去是沒有必要的，同時，他也沒有時間這樣做：因爲這個時候從公路轉彎處傳來了說話聲，中士和戰士急着要在晚上十一時以前趕回營房去。這一點說明殺人案發生在晚上十一點之前不久，大概是早二十分鐘光景，不會超過……什麼目的呢？不知道。搶劫是不可能的，因爲短大衣口袋裏的錢沒有動，手錶仍舊帶在手上。誰是兇手呢？丈夫麼？但是他在十一點鐘之前還在家裏，再說，要是我們相信鄰居們所說的話，那他大約在十一點以後熄了燈再出去……”

“噯，不，”彼得插嘴說道，“他可以緊跟着妻子一同出去，不熄燈，把她殺死了再回來，這段路正好走二十分鐘，到那個時候他才熄燈，然後跑掉。”

“有道理，”華西里表示同意，“判斷得很細緻。不過，回答我一個問題：丈夫又怎麼能比她先到公路上的呢？”

“這個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們夫婦倆誰先出門。可能是他先出去吧？而她，根本沒想到拿手提包，就緊跟着他跑

出去了。”

“有本事，”華西里拍着弟弟的肩膀稱讚道，“會鑽問題啦。只不過我們的分析和猜測太單純了，缺乏任何審詢所必需的罪證和物證。”

“嗯，難道這樣一點作用也沒有嗎？”

“應該善於找到事實和對照事實，只有這樣才是正直的，無可爭辯的，只有事實才起着主要的作用。目前我們所掌握的事實還很少。那我們就得設法多得到一些。”

窗外，東方已經破曉，海面上的天空和海水一片灰濛濛，好像所有顏色都給洗掉了似的。

電話鈴聲響了。華西里拿起聽筒，聽了許久，中間他只問了一句：“他穿着什麼鞋？”最後終於放下了聽筒，疲倦地用手掌從上到下地撫摸着臉。他轉身對着弟弟慢吞吞地說道：

“克列賓娜的丈夫已經找到了，他在林場的倉庫後面吊死了。脚上是穿着靴子的，但不是花紋膠底的毡筒靴，而是羊皮靴子。”

華西里從桌上拿起帽子。

“我跟你去，”彼得堅決地請求道。

兄弟倆又蹣手蹣腳地走出書房，免得驚醒屋裏正在睡覺的人。他們把摩托車推到稍遠的地方才發動馬達。

民警中尉還是坐在老地方——桌子後面。他現在沒有戴帽子，細軟的亞麻色頭髮分成兩綫掛在額上。中尉向窗外望了一望，隨手熄掉了檯燈。

“在克列賓娜的丈夫的衣袋裏找到了一把折疊刀，”中尉

說道，“是一種好像匕首一樣的刀子，刀口磨得很鋒利。我們發現刀夾裏有血後，立刻從醫院裏請來了一位化驗員。她剛才來電話說，那是被害人克列賓娜的血。克列賓上吊的地方，我親自檢查過了。除了他上吊用的那一段鐵絲之外，全部物證就只有我找到的兩個煙蒂。”

“屍體還沒有解剖嗎？”少校問道。

“還沒有。克列賓娜的屍體解剖了，他還沒有，我把區裏的法庭驗屍員叫來了……真是荒唐透頂的怪事情，”中尉嘆口氣道。“殺了妻子，自己又上吊，鬼知道是怎麼回事，也許是害了神經病……”

“是啊，真是怪事，”少校隨聲附和道。“您是否可以陪我到出事地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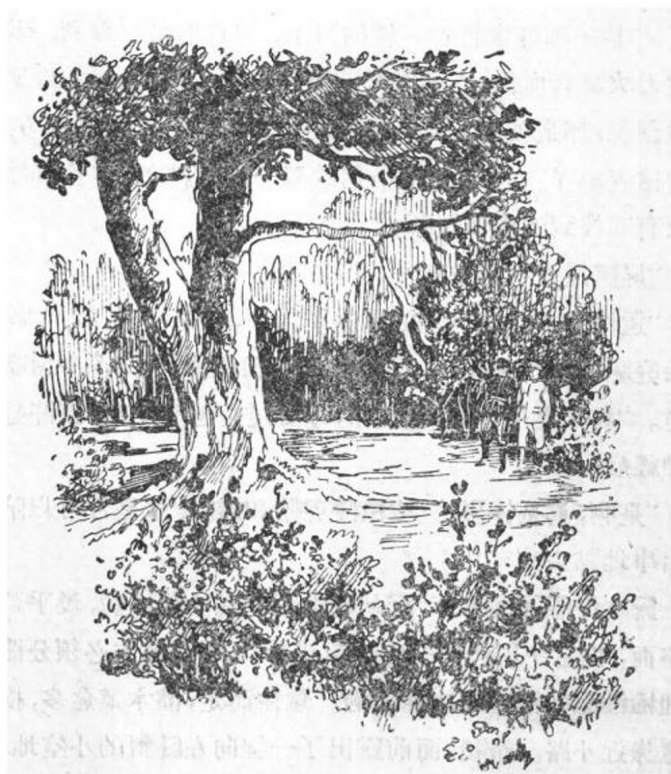
露水浸濕了的青草，沉甸甸地歪倒在小路兩旁，幾乎蓋住了路面，但是中尉仍然一直往前走着。有些地方必須分開葉子粗糙潮濕的灌木叢才能通過。愈往高走，灌木叢愈多，樹木也愈靠近小路。最後，面前露出了一塊向左陡斜的小空地。

“就是這裏，”中尉說道。“倉庫在左下方。他就吊在那棵樹上，”中尉手指着一棵張開兩根枝幹像一對犄角似的高大的橡樹說道。

“他是不是就吊在這根樹杈子上？”少校指着橫伸在他頭頂上的樹杈子說道。

“是的，”中尉答道。“您瞧那根樹叉子，他一定是站在這上頭掛好鐵絲，然後再抓着鐵絲圈跳下去的……”

“他從什麼地方能拿到鐵絲呢？”



“倉庫裏，那裏有好幾捆舊電線堆着，他用那把刀子在那裏截下了一段鐵絲。”

“爲什麼您以爲他用的就是那把刀子呢？”

“我檢查過刀子，上面有割過鐵絲的痕跡，這在放大鏡下面看得很清楚。”

當大家走到倉庫旁邊的時候，少校說：

“我去看看那些電線，中尉同志，我請您去叫一條狗來。”

“您想？……”中尉想問。

“我暫時還不能作出肯定的結論，不過有條狗在這裏，我想是很有用處的。”

“好，我就去，”中尉下陡坡去了，華西里同弟弟向右邊的倉庫走去。一捆捆散亂的舊電線堆在鐵絲的柵欄旁邊，從這樣堆着的舊電線中割一段下來是很容易的。少校注意地巡視着鐵絲柵欄附近的地面。

“尋找熟悉的靴子嗎？”彼得問道。

“找脚印，”華西里回答道，“至於它是熟悉的還是陌生的，我不知道。”

電線堆附近的地面很堅硬，土裏有許多小石子，所以什麼痕跡也沒有找到。華西里站起身來，看了一眼他們剛才攀登上來的斜坡。通向倉庫的小徑像一條細帶子似地在草叢中間蜿蜒着。

“嗯，那個割電線的人又怎樣離開這裏的呢？”少校出聲問道。“可能他走的也是我們剛才來的那條路吧？”

“他是不是會抄近路直接走到樹林裏去？”彼得也提出了問題。“你瞧，那邊好像還有條小路。”

“我們去看看，”華西里決定道。

小路他們沒有找到，但草叢裏有好幾處地方已經被踐踏過了，毫無疑問，夜裏一定有人從這裏走過。兄弟倆跟蹤着這個痕跡愈走愈高。他們在靠近樹林的地方終於找到了正要找的東西：幾個花紋膠底靴子的腳跡，清晰地印在草兒稀稀的鬆軟的地上。

在通向橡樹去的路上，兄弟倆又第二次找到了幾個熟悉